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優異獎

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三年級 馬泳敏

照見

凌晨一點左右，我躺在床上，手指不斷上滑，屏幕的光映在臉上。視頻裏，是一個年輕人在偏遠山區支教，孩子們圍著他唱生日快樂歌，這塊電子鏡照出了年輕人的善意，我點開評論區全是一遍「好人一生平安！」「太感動了！」等贊美之詞，其後，我也點了讚以作支持。關掉手機屏幕暗下去的時候，手機上映出我的模樣，模樣上照出一陣空洞，我好像只是點了一個讚，什麼也沒有改變，那塊發光的「鏡子」好像還印在眼睛裏，久久不散。

這副影像在我的腦海中，不斷使我記憶回溯，小時候見過爺爺擦銅鏡，用一塊舊絨布，一圈一圈細緻地擦，他說：「鏡子如人，要常磨才能閃亮，夠亮才能照見自己的心。」那時我才七歲，聽不懂。長大後，我也有了一面鏡子，它不掛在牆上，而是握在手裏，在無數個日夜裏亮起來，照見無數人的「賢」，但是唯獨照不見我，不止是我，我和評論區的人難道就有照見過自己的心，打算「思齊」？

或許就如同爺爺說的一樣，當鏡子照出賢時，就在等鏡中人打磨，才能向內觀照以改進自己的心。

當然，手機這塊鏡，不只能照出「賢」它同樣把「不賢」照出來，但又有多少人止步於只批評鏡面的照映，又有多少人能堅持打磨鏡子，向鏡內「自省」？幾天後，我滑向下一條貼文，是那名年輕主播被翻出欺騙粉絲、視頻的內容皆為炒作、獲得流量後售賣假貨。評論區也是清一色的責罵「這種人就該立刻被封殺！」我心裏也在暗罵「活該。」甚至想以此轉發給朋友以此取笑，但我的手指停在半空中停懸了會。因為當我在街上看見老人跌倒，我的第一反應是拿出手機拍攝，彰顯我表面的「賢」，而不是去扶起，每當我看見「不賢」時，又只是急著加入審判，而不是以此為戒。

手機的光照射在我的臉上，看著屏幕裏被網民所抵制的臉，再關上手機屏幕暗下，映出我的模樣，原來我早已在鏡中觀看別人的善惡時，放棄打磨鏡子，變成那個偽善的我、急於審判的我，與主播、評論區的那些身影重疊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羞愧——不是被戳穿的羞愧，而是自己照見了真實自己的羞愧。

那一刻我明白「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」從來不是要我只專於表面，空喊口號，而是要對自己誠實，手機照出他人的賢與不賢，不是別人的美好或醜陋，而是照出自己心裏缺少及需改善的部分。

此後，我開始通過手機照出形形色色的善惡，以不斷打磨自己，照見內心的不足。看到別人在行善，我會放下手機思考，這件事我也能盡我所能去完成或幫助嗎？別人設立了慈善投款，我便默默投款，不同於以前到處宣揚，沒有人留言「好人一生平安」，沒有點讚，但我真正出了一份力支持了需要被幫助的人。

看到網絡上一些無意義的爭議，我也會放下手機，向自己心底問一句，這裏面有沒有我曾經的影子？哪怕只是很淡的一個影子。看見網上群組中突然有人挑起爭議「某地的人都是愛計較。」哪裏正是我的家鄉，以前我可能非要跟他爭個對錯。但現在我看到不予理會，只是悄悄地記在心裏，不作以偏概全的言論，即使跟我爭贏了又如何？這只是一條毫無意義的發言。

或許這些只是很小的一件事，很快就被拋諸腦後，但就正是這些事，如同一塊一塊細小的砂紙，不斷打磨手上及心裏的那塊鏡子，使每一次「照出」之後，多折射一個度，把目光和批評從別人的身上，「照回」自己的心裏。

前幾天回家，爺爺又在磨他那面銅鏡，我坐在旁邊沒有說話，只是握著手機看著他的手慢慢地磨了一圈又一圈，直至映出我和爺爺模糊的影子。我忽然覺得手裏這面電子鏡和爺爺手中的銅鏡沒什麼分別，他們都需要經常擦試，只是銅鏡擦去的是灰塵，而手機屏幕擦去的是對別人的目光。

如今，我偶然仍會在凌晨裏刷著手機，屏幕依舊發亮，光映在臉上，但我不再急於滑向下一條視頻。

因為我想，我也該堅持磨亮手中的鏡子，只為照見自己的那顆心。

評語：探討電子屏幕作為「鏡子」的虛假與真實，呼籲不應止步於網絡點讚，而應在現實中思齊。